

张俊翔 范洁清 译



Последний дозор 最后的守护人

欧洲科幻大会年度最佳作家 | 俄罗斯科幻文学之父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著

最后的守护人



[俄]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著

张俊翔 范洁清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4-187

最后的守护人/(俄罗斯)卢基扬年科著;张俊翔,
范洁清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54-1

I. ①最… II. ①卢… ②张… ③范… III. ①长篇小
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2640 号

ПОСЛЕДНИЙ ДОЗОР

copyright © Sergey Lukianenk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于 晨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最后的守护人

[俄]卢基扬年科 著 张俊翔 范洁清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书处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制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字数 340,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54-1/I·4252 定价:39.90 元

目 录

第一部 共同的案件	1
第二部 共同的敌人	149
第三部 共同的命运	265

第一部

共同的案件

序 曲

列拉^①望着维克托微笑。维克托二十五岁，当然是成年男人了。然而，每个男人——即使是最成熟的男人——内心都有一个小男孩。作为正在热恋的十九岁姑娘，瓦列里娅对此深信不疑。

“地洞，”她在维克托的耳边说，“地洞，还有蛇怪呢。呜——呜——呜！”

维佳^②哼了一声。他们坐在一间屋子里，要不是光线暗淡，这房间肯定会显得脏兮兮的。周围挤着兴奋的孩子和面露羞涩笑容的大人，画满神秘符号的台子上一个小伙子正在矫揉造作地表演，他的脸上化着惨白的浓妆，身上披着一件飘逸的黑色长袍。台下有几盏深红色的聚光灯照在他身上。

“你们马上就要见到恐怖的景象了！”小伙子拖长了声音，“啊！啊！想到你们即将看到的景象，连我都觉得害怕！”

他吐字非常清晰，只有戏剧学院的学生才会这样发声。就连英语不太好的列拉也听懂了每一个单词。

“我喜欢布达佩斯的地洞，”维克托小声地对她说，“那儿可是真正

① 列拉是女人名瓦列里娅的小名。

② 维佳是男人名维克托的小名。

的古老地洞……非常有意思。”

“这里只是一个大大的恐怖屋。”

维克托略带歉意地点点头：“幸好比较凉快。”

九月的爱丁堡天气还挺热。维佳和列拉上午在国王城堡逛了逛——那里是游客们的必去之地。接下来他们在为数众多的小酒馆里挑了一家，吃了点东西，每人喝了一品脱的啤酒，然后就跑到这儿来躲避正午的阳光了……

“你们没改主意？”穿黑袍的演员大喊。

列拉的身后传来一阵微弱的啜泣声。她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是一个女孩在哭，她大概有十六岁，旁边站的是她的母亲和小弟弟。黑暗当中马上有工作人员走过来，把她们全家都带了出去。

“这就是欧洲富足生活的负面影响，”维佳的话中带着一种教导的口吻，“在俄罗斯，难道这么大的姑娘还会被恐怖屋给吓着？太安逸的生活让他们对所有的小打小闹都感到害怕……”

列拉皱了皱眉。维克托的父亲是个政治家，虽然官位不高，但非常爱国，随时随地都想证明西方文明的缺陷。当然，这并没妨碍他把儿子送到爱丁堡大学去读书。

维克托每年有十个月的时间在国外，但他依然执著地坚持着父亲的论调。像他这么爱国的人全俄罗斯都很难找到几个。有时这让列拉觉得好笑，有时又让她有些生气。

幸好，开场白很快就结束了。“苏格兰地洞”之旅开始慢慢推进。精明的当地人在大桥下面、火车站旁边的几栋破旧水泥房子里隔出数个小房间。拧亮几盏灯泡，四周挂上破布块儿和人造蜘蛛网，墙上再贴些曾经在爱丁堡的悠久历史中胡作非为的狂热分子和杀人犯的画像。然后就可以招揽小朋友了。

“这里有一只西班牙式的靴子！”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一位衣衫褴

褛的姑娘正扯着嗓子喊，她是这支队伍的导游，“其实它是一件可怕的刑具！”

孩子们兴奋地尖叫起来，大人们则尴尬地对视着，好像被人发现他们在吹肥皂泡或者玩洋娃娃似的。为了不那么无聊，列拉和维佳故意落到了队伍的后面，在导游冗长的解说声中亲吻着。他们在一起已经半年了。两个人都有一种感觉，对他们而言，这份恋情将会与众不同。

“现在我们要经过一个镜子迷宫！”导游说。

奇怪的是，这的确很有意思。以前列拉总觉得，诸如“在镜子迷宫里会迷路”或者“会冒冒失失地把额头撞到玻璃上”的说法都挺夸张的。怎么可能看不清镜子在哪儿、路在哪儿呢？

原来还真有可能，甚至是很容易就犯糊涂了。他们说笑着在冰冷的镜面之间推搡，一边挥舞手臂，一边叫嚷着东跌西撞。围成圆圈的参观者突然从一小撮变成了一大群。维克托一时之间还朝一个人挥了挥手打招呼。等到他们最终从迷宫走出来之后（门也被狡猾地伪装成了镜子），他还在环顾四周。

“你在找谁呢？”列拉问。

“呃，没事儿。”维克托笑了笑，“看错了。”

接下来又是几个布置成阴森森的中世纪监狱的展厅，然后就到了“血河”。安静下来的孩子们坐上了一条长长的铁皮小船，它慢慢启动，沿着发黑的河水往“吸血鬼城堡”开去。黑暗中传来可怕的狞笑和充满威胁的声音，隐形的翅膀在头顶上啪啪作响，河水淙淙流淌。只不过令人扫兴的是，在小船借助风力漂出了大约五米之后，前进的感觉便是靠朝着面颊直吹的送风机制造出来的了。

列拉还是有些毛骨悚然。对于自己居然会感到害怕，她觉得不好意思，但她确实是怕。他们俩坐在最后一排，旁边什么人也没有，模

仿吸血鬼的演员在前面又是哼叫，又是嬉笑，可是后面……

后面空空如也。

但她总觉得那里有人。

“维佳，我害怕。”列拉抓住他的手。

“糊涂虫……”维克托对她耳语，“可千万别哭啊，好吗？”

“好吧。”列拉表示同意。

“哈—哈—哈！四周全是凶神恶煞的吸血鬼！”维克托模仿演员的腔调说，“我感到他们正在潜入我的体内！”

列拉闭上眼睛，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真像小孩子！男人们即使头发都白了还是长不大的小孩！干吗要这么吓人啊？

“哎哟！”维克托条件反射似的叫了一声，“有人……有人在咬我的脖子……”

“傻瓜！”列拉冲他喊道，没把眼睛睁开。

“列尔卡^①，有人在吸我的血……”维克托阴沉而绝望地说，“我甚至一点都不怕……像在做梦……”

冷风从送风机里吹出来，河水拍打着船舷，四周一片大呼小叫，似乎还能闻到鲜血的味道。维克托不由得把手松开了。列拉气愤地掐了掐他的手，可维克托甚至连哆嗦都没哆嗦一下。

“我害怕嘛，木头人！”列拉大声地叫嚷起来。

维克托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轻轻地向她靠了过去。她没那么害怕了。

“我要亲自把你的脖子给咬断！”列拉威胁说。维克托似乎不好意思了，一声没吭。列拉一时性起，又补了句：“把你所有的血都喝光，知道吗？婚礼过后马上就吸……”

① 列尔卡是女人名瓦列里娅的昵称。

这是她第一次把这个词用在他们的关系上面。她屏住呼吸，想看看维克托的反应。单身男人对“婚礼”这个词不可能没有反应！要么会被吓倒，要么就是狂喜。

维克托好像正靠在她的肩膀上打盹儿。

“把你给吓着了？”列拉问道，随后便忐忑地笑了，并且睁开了眼睛。尽管叫声已经平息，但四周仍然黑漆漆的，“算了……我不会咬你。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婚礼！”

维克托还是一言不发。

机器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铁皮小船沿着水泥砌成的河沟又往前移动了大约五米。昏暗的照明灯亮了起来，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跳上岸。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一手拉着妈妈，另一只手的一个指头塞在嘴里。她老是回过头来张望，不肯把眼睛从列拉身上移开。是什么让她如此着迷？因为列拉讲的是一种陌生语言？不，这不可能，他们可是在欧洲啊……

列拉长吁一口气，朝维克托看了看。

他真是睡着了！闭着眼睛，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

“你干什么呢？”列拉轻轻地碰了碰维克托，可他却软软地瘫了下去，脑袋直直地撞向铁皮船舷。列拉尖叫了起来，抓住维克托，让他躺到木凳上。发生什么事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变得这么萎靡不振？听到尖叫声马上过来了一名服务生——穿着黑袍子，戴着橡皮獠牙，面颊涂成红黑色。他敏捷地跳上船。

“小姐，您的朋友怎么啦？”小伙子还很年轻，看上去跟列拉差不多大。

“嗯……不……我不知道！”她望了服务生一眼，小伙子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帮帮我啊！得把他从船上弄出去！”

“是不是心脏的毛病？”小伙子俯下身，想抓住维克托的肩膀。可

他又迅速缩回手，像是碰到了滚烫的东西，“怎么回事？开什么玩笑？开灯！快开灯！”

他把手甩了又甩，黏糊糊的黑色血滴从他的手上滴落下来。列拉惊呆了，死盯着维克托一动不动的身体。灯亮了起来——明晃晃的白光驱散了阴影，把恐怖兮兮的游乐节目变成了一出乏味的闹剧。

不过，闹剧和游乐节目一起收了场。维克托的脖子上裂开了两道口子，边缘都往外翻着。伤口缓缓地淌着血，就像从被打翻了的瓶子中流出的最后几滴番茄酱。由于伤口很深，时不时涌出来的鲜血显得更加吓人。正好在动脉上……就像被两把剃刀……或是两排锋利的牙齿……

列拉叫了起来，发出又细又尖的声音，她闭着眼睛，双手在空中乱舞，就像一个小姑娘亲眼目睹了自己心爱的猫咪在公路上被卡车压得血肉模糊。

归根到底，每个女人——即使是最成熟的女人——内心都有一个受惊的小女孩。

第一章

“我怎么能做得到？”格谢尔问，“你为什么不能？”

我们身处无边无际的灰白色平原中央。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点鲜亮的色彩，可是，只要仔细看看每一颗沙粒，它们都在闪耀光芒：金色、紫红色、浅蓝色、绿色。头顶上，白色和粉色相间的云彩纹丝不动，仿佛有人把奶白色的河水和果冻色的河岸搅和在一起泼上了天。

刮着风，有些寒意。在黄昏界的第四层中我总觉得冷，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格谢尔却恰恰相反，他觉得热——面色通红，额头上直冒汗。

“我能量不够。”我说。

格谢尔的脸变成了酱紫色。

“说得不对！你可是个高级魔法师，虽然这是偶然造成的，可你的确是高级魔法师。你知道为什么高级魔法师会被称为各个级别之外的魔法师？”

“因为他们在能量上的差别很小，甚至无法计算和确定，谁强谁弱……”我嘟囔着说，“鲍利斯·伊格纳季耶维奇，这我明白。但我确实能量不够，没法进入第五层。”

格谢尔朝自己的脚下看了看，用鞋尖掀起沙粒并抛向空中。接着他向前迈了一步便消失了。

这算什么？他的建议？

我也把沙粒往上一抛，向前跨了一步，徒劳地想抓住自己的影子。

没有影子。

什么都没变。

我还在第四层，越来越冷了。我呼出的气体已经不再凝结成白色的雾团，而是像尖利的银针那样扎向沙粒。我转过身，从后面寻找出路——这样做在心理上总感觉容易一些。我迈了一步，来到黄昏界的第三层——由经过岁月侵蚀的石板砌成的无色迷宫，凝滞的灰色天空低垂其上。有几处石板还贴着枯槁的细枝，仿佛是被寒气压在上面的过季旋花^①。

我又迈了一步，到了黄昏界的第二层，被交错的枝蔓所覆盖的石头迷宫……

再迈一步，到了第一层。已经不是石头了，而是墙壁和窗户。我所熟悉的守夜人巡查队莫斯科总部的墙壁——它在黄昏界里面的样子。

我最后努了一把力，从黄昏界跃入现实世界。直接到了格谢尔的办公室。

显然，头儿已经坐在沙发上了。我跌跌撞撞地出现在他面前。

可是他怎么会比我快呢？他去了第五层啊，而我是往黄昏界外面走的。

“我发现你做不到，”格谢尔说，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就直接穿出黄昏界了。”

“从第五层直接到现实世界？”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

“是啊，有什么吃惊的？”

我耸耸肩，没什么可吃惊的。如果格谢尔想让我感到意外，他的选择余地太大了——有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这的确……

“真可惜，”格谢尔说，“坐吧，戈罗杰茨基。”

^① 一种原产于南欧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叶片呈狭矩圆形，花为粉红色。

我面对格谢尔坐下，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还低下了头，好像察觉出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似的。

“安东，一个好的魔法师总能在需要的时候获得能量，”头儿说，“不变得聪明一些就不会获得更多能量；没有更多能量就无法掌握高级魔法；不掌握高级魔法就不能进入危险地带。你的情况很特别。你中了……”他皱皱眉，“中了《富阿兰》里所列的咒语，当上了高级魔法师，尽管你对此还没做好准备。是的，你拥有能量；是的，你可以支配它……以前你做起来有困难的事现在已经轻而易举。你在黄昏界第四层待了多久？一点事儿都没有，要在以前你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他不说话了。

“鲍利斯·伊格纳季耶维奇，我能学会，”我说，“所有人都说我进步很大。奥莉加、斯维特兰娜……”

“是有进步，”格谢尔淡淡地承认，“你又不是白痴，不可能没有进步。但我觉得你现在就像个没有经验的司机，开了半年的日古力，突然跑去开法拉利赛车！不，比这要差点，去开自卸矿车，白俄罗斯汽车厂生产的重达两百吨的那种，从矿场弯弯扭扭地开出来……旁边就是百米深谷！下面还有其他矿车。只要你一个动作失误——方向盘扳得太猛或者踩在踏板上的脚没听使唤——就会让所有人遭殃。”

“我知道。”我点了点头，“可我又没想当高级魔法师，鲍利斯·伊格纳季耶维奇，是你把我派去追捕科斯佳的……”

“我不是责怪你，是想多教你些东西，”格谢尔说完又顺势补充了一句，“尽管有一次你拒绝当我的学生。”

我没吭声。

“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格谢尔用手指敲着放在他面前的文件夹，“把你弄去调查普通民房？去调查诸如‘小学女生看见一个变形流浪汉’、‘在布托沃镇出现了吸血鬼’、‘巫婆大肆施法’、‘从我家地

下室传出了奇怪的敲击声’这样的事？没意思。你的能量应付这些事绰绰有余，可以什么都不用学。要么让你在办公室闲着无聊？你自己也不愿意，是吧？”

“您很清楚的，鲍利斯·伊格纳季耶维奇，”我回答说，“分配给我一项真正的任务，让我不得不长进。”

格谢尔眼中流露出一丝嘲讽。

“啊哈，好吧，那安排你去袭击宗教裁判所的贵重物品保管处，要不派你去进攻守日人巡查队总部……”

他把桌上的文件夹推了过来：

“看看吧。”

格谢尔自己也打开了一个同样的文件夹，开始琢磨几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写满了字的纸。

我们办公室里这些乱七八糟串着细绳的硬纸板破文件夹是从哪儿来的？上个世纪一口气买回来的好几吨还没用完？不久前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从残疾人家庭作坊采购的？穆霍斯兰斯克守夜人巡查队开办的落伍工厂生产的？

事实就摆在面前。时下，电脑、复印机、透明塑料文件袋和漂亮结实并带有定位销的文件夹早已普及，可我们巡查队用的还是易散的硬纸板和小细绳……真丢脸，在外国同行面前多不好意思啊！

“有机材料做的文件夹更容易被施加防远程探测的咒语。”格谢尔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学习魔法的时候只能用书本，输入电脑的稿子存不住魔法。”

我瞅了瞅格谢尔的眼睛。

“我没打算要揣摩你的想法，”格谢尔说，“在你学会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之前，我没有必要那么做。”

这时我也感觉到了穿透文件夹的魔法。薄薄的一层保护咒语，对

于光明力量而言，要解除它毫无困难。黑暗使者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它除掉，但这一举动会引起轩然大波。

大魔法师格谢尔把文件夹的绳子打成了结。我解开夹子，里面有四张簇新的还散发着墨香的剪报、一份传真和三张照片。其中三张剪报是英语的，我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它们上面。

第一张剪报是关于“苏格兰地洞”游乐场事故的简短消息。我得知，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恐怖屋里，一名俄国游客“由于机械故障”不幸身亡。“地洞”被关闭了，警察正在调查，并且想弄清楚工作人员在这场事故中有无责任……

第二个报道要详细得多。关于“机械故障”只字未提。文章有些枯燥无味，而且太拘泥于细节。我越看越觉得不安，死者是二十五岁的维克托·普罗霍罗夫，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俄罗斯政治家”之子，和从俄罗斯飞去探望他的女友瓦列里娅·霍姆科一起去逛“地洞”，因为失血过多，在她怀里咽了气。在黑漆漆的游乐场中有人割断了他的喉咙，也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割的。这个可怜的家伙和女朋友一起坐在小船上，小船沿着“血河”——环绕“吸血鬼城堡”的一条小河沟——缓缓前行。也许是墙上支棱着的某个尖利的铁家伙在维克托的脖子上划了几下？

读到这儿我叹了一口气，看了看格谢尔。

“你总把……呃一呃……吸血鬼的案子处理得不错。”头儿一边说着一边把目光从手中的那些纸上暂时移开。

第三个报道是从苏格兰的一份八卦小报上剪下来的。当然，作者讲的完全是关于当代吸血鬼的恐怖故事，描述他们如何躲在游乐场的暗处吮吸受害人的鲜血。唯一比较新奇的细节是：记者发现吸血鬼通常是不会把受害人弄死的。然而，这位大学生不愧是个俄罗斯人——他本来就已经酩酊大醉，以至于可怜的苏格兰吸血鬼很快也喝醉了，不能自拔。